

# 好戏、好角儿,从来不缺市场

## 寻味清明

李仙云

每到清明这个慎终追远的日子,“荣儿馍,刺蓆面与青团”这南北风格迥异的美食三味,就随着味蕾储藏的记忆“联袂”而来,像在舌尖上奏响了三种不同的曲调,袅袅音符里一幕幕往昔清明场景,便像视频播放般缓缓浮于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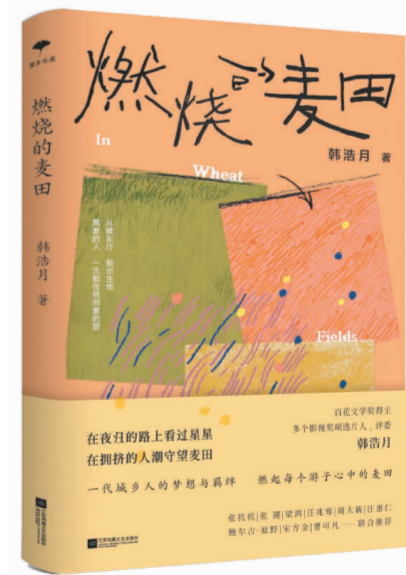
时光的那头,把面花做得手底生花的母亲,总像雕琢工艺品般,她十八般工具全使上,把一个面面揉搓扭捏,在滴溜溜圆的白馒头里裹上鸡蛋,馍顶盘一条小蛇。我探问缘由,母亲便把从祖辈那里听来的“介子推割肉啖君,晋文公纵火逼山”这寒食清明节典故娓娓说与我听。真是“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心。”相传介子推被烧死的那棵柳树上,还盘着一条蛇。家乡人将极具灵性的蛇尊称为“小龙”,家乡方言将龙读做 róng (荣),所以这清明祭祖必蒸的上坟馍,便叫荣儿馍。而位居宠辱当中处于“众星捧月”位置的大馍,则叫“老窝”,母亲会精心用黑、白两色面,做一个撒椒叶葱盐的油芯包裹其中,给馍上盘一条大蛇,四周小蛇缠绕,再嵌几粒红枣。儿时听乡贤四爷爷说,这上坟的大馍是希望祖先护佑后背兴旺顺遂,子孙满堂。

当年与我们同住一个家属院的郝姨,她是陕西东府一代人,每到清明,郝姨就邀母亲一起挎篮执铲去厂外田畝坎坎,采摘鲜嫩的刺蓆尖。淘洗干净焯水煮熟,与面粉揉搓在一起,那醒好的面团光滑碧绿,望之秀色可人。用擀面杖三伸四推,就擀成了一块薄如锦缎的绿面片。郝姨最擅长刀擀面,“吡溜”一刀刀擀下去,撩起抖擻,宛若“万条垂下绿丝绦”。下到锅里绿丝翻滚,盛盘凉拌绿莹莹清新养眼,挑着翻搅间麦香挟着野蔬香,人口劲道滑溜,甚是鲜美。郝姨说这是她家乡必做的一道清明祭祖面,上坟路上乡邻们肩扛铁锨,拿着白酒黄表纸,将刺蓆面摆放于方盘中,用红绸布包裹着系好拎起,那份肃穆庄严满含对祖宗的敬畏之情。

踏上这片江南吴越之地,这里的清明所食之物则是莹亮如玉的青团。每年清明,闺蜜阿青都会送我几枚她亲手制作的青团,她这手艺可是传承于她的巧厨娘妈妈。有次特邀我当场“观摩”:只见她将艾草的嫩叶洗净焯水,其制作过程正如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所说:“捣青草为汁,和粉作团,色如碧玉。”那雪白的糯米粉与绿菜汁的完美融合,让我倏然间想起作家刘学刚的一番趣味描述:“那可是白面书生遇见青衣女子,洁净晴朗。”阿青将蒸好的团子摆放于白瓷瓷盘中,有油亮碧绿、有粉色可人的,美如珠宝泛着光泽,夹起一枚草莓味轻咬一口,米香草香挟着果香,甜而不腻绵糯滑,食之唇齿盈香妙味难言。阿青说这青团可是江南人清明祭祀祖先,最不可或缺的祭品。

清明正是一年惠风和畅,草木与庄稼蓬勃生长之时,生命无根不旺,每到清明祭祖踏青之时,用最富生命之色的“青”,再加上由古至今所遗留之风俗,于是这清明美食便被赋予了感恩与文化内涵,它更是我们祭祀先祖缅怀已故亲人的精神寄托。这每一味祭祀食物里,都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让我们与先祖的血脉紧密相连,也让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代代相传。或许这就是美食所给予我们的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表达方式。

### 繁荣书单



2024年1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韩浩月著

#### 《燃烧的麦田》

简介:“燃烧的麦田,是命运的预演。”散文作家韩浩月针脚绵密地连缀遥远的故乡与眼下的城市,书写一部与众不同的“双城记”。他一手叙说照攘闹市里热火朝天的时光,泣涕、笑骂、呢喃、聒噪,一一打碎、调和、揉捻、雕塑成自己憧憬的模样;一手默写都市化进程中遗失在记忆里的田野,动物、植被、器具,乡土万物有灵,就连消逝也保持温和沉静的态度。重要的是,《燃烧的麦田》更想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搭座桥,到彼此心里瞧一瞧。作家笔触舒缓安然,从容自如,他在街市逡巡,在野地看花,观察众生,观想自我,消解人间燥热,忙碌而辛劳的城乡生活因此显露出恬淡柔和的一面,命运也被加上了一个温柔的韵脚。

南京处于南北之间,刚好可以打破地域限制为南北名家同台献艺提供契机。因此,主办方请到了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老生杜镇杰和著名青衣张慧芳这一对默契搭档,以及天津京剧院尚派名家李莉、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老生名家卢松、上海京剧院著名花脸唐元才来到南京和江苏省京剧院的演员们同台演出,京津沪宁四地联动。

两台传统好戏,外加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合作,令大家耳目一新,强强联合更让观众大呼过瘾。《四郎探母》中萧太后的扮演者李莉老师78岁,《大·探·二》中徐延昭的扮演者唐元才71岁,两位名家都有几十年不曾来南京演出,但登台之后一亮嗓立刻便征服全场。唐元才老师距离哮喘发作不足一月,身体状况并没有恢复到最佳,他在台上依然声如洪钟,字正腔圆。老艺术家们对演出的敬业,对舞台的尊重以及对观众的感激都令人感动。年轻戏迷们边看戏边在社交平台感叹:“南京戏迷最近吃得太好了!”“李莉老师不愧是第一萧太后!”“唐老爷子一嗓子封神!”“杜叔和琴师艾兵都卯上了,太过瘾了!”……还有观众幽默自嘲:“台上的演员嗓子没事,台下叫好把我的嗓子喊哑了。”李莉、唐元才两位老师也反复提及,看到台下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他们很激动很开心。杜镇杰更是直言:“剧院把演出做到这个程度才叫经营!”

戏曲艺术传承需要台上台下共同努力,观众年轻就代表这个艺术仍然具有生命力。然而不少演出团体的问题在于高估自己的艺术水平,低估观众的审美水平。事实证明,真正的好戏和好角儿,从来都不缺市场。



杜镇杰、张慧芳合演《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和《大·探·二》都是京剧骨子老戏,唱腔脍炙人口,剧情耳熟能详。前者是西皮唱功戏,后者是二黄唱功戏,两出传统唱功戏让观众一次性领略西皮二黄的不同魅力。尤其《四郎探母》行当齐全,是一个热闹且适合攒角儿的

戏。该项目策划人杨超曾表示,北京长安、天津中华和上海天蟾是戏迷眼中最出名的三家专门看戏的剧院,但仍由于受地域及单位归属的影响,长安以北京院团的演出为主,中华以天津院团的演出为主,天蟾以上海院团的演出为主。而

### 高丽平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南京的京剧市场异常热闹,京剧《大唐贵妃》《四郎探母》《大·探·二》《折子戏专场》《反武科》等5台剧目7场演出,连续4天在江苏大剧院和紫金大剧院轮番上演。其中,紫金大剧院22日晚的《四郎探母》和23日晚的《大·探·二》两场演出用“火爆”二字形容毫不夸张。

首先,这两场演出在销售阶段就战绩不菲,虽然演出时间与上海京剧院梅派大青衣史依弘主演的新版《大唐贵妃》存在档期冲突,最高票价也超过500元并不便宜,却仍能卖出9成以上票房,没有一张赠票。其次,从观众构成上来看,20-30岁左右的年轻戏迷占到八成以上,且有近半数年轻观众是自外地来宁看戏,如安徽、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山西、山东以及辽宁等地,他们有的拖着行李箱,有的手捧鲜花,还有的拿着各式各样的签名物料,风尘仆仆。而演出当晚剧场内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和掌声更是令人震撼。每位主角和重要配角出场,都有响彻全场的“碰头彩”,每段唱腔的起腔、落调,甚至精彩过门全场都会齐声叫好并给予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时观众更是热情澎湃,谢幕返场欢呼声不绝于耳,散场后大批观众久久不退,冒着大雨围聚在后台出口,只为等候演员签名留影。

回顾近年来南京的戏曲演出,鲜少有如此火爆的场景,究竟是什么让戏迷如此兴奋,又为什么这两场京剧能够吸引如此之多的年轻观众?通过各方反馈不难看出,原因无非有二:好戏,好角儿。

## 梅花山

孔繁勋

三月,春光明媚  
梅花开满山野  
红的,粉的,绿的……  
各种颜色的花瓣  
都举着一小片阳光  
用笑脸迎接日升日落

北望紫金山  
有几只燕雀飞过  
银铃般的叫声  
洒在梅花彩色的情感间  
山上山下  
跳动着欢快的音符

春寒料峭,而阳光  
则均匀地分配着温暖和诗意  
听见枝头花开的声音  
游人们寄存了冬日寒冷  
纷纷调试焦距  
用或长或短的镜头  
找回被心中冰雪遮挡的春天



《春牧》 肖明 摄

## “石头芽”里的教诲

### 王瑞虎

小时候,每当到了春天,我就觉得特别难熬,除了表现在粮食上的捉襟见肘,还有就是菜。因为上一年“涂”的酸菜,经过漫长的冬季消耗,早已所剩无几;新种的黄瓜、豆角等还没下来。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母亲就会挎上篮子,带着我和哥哥,去田野里挖野菜。有荠菜、蒲公英、刺苋芽、水芹、葛兰叶等。但采得最多的还是石头芽,因为石头芽不但能“涂”酸菜,存放时间长,而且入口软糯,口感极佳。不像刺苋芽,即使开水焯过,上面的小刺依然能把舌头扎得生疼。

“石头芽”顾名思义就是长在石头上的菜芽,听名字就知道它的生命力很顽强。其实,还真的是,在故乡,崖畔沟渠、山坡地堰,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细细的茎,细碎的叶,像多肉。天旱时,萎缩成一片杂乱的线头,匍匐在地,毫不起眼;遇

水则立马水灵起来,直直地向上生长。到了农历四五月,还会开出金黄色的细碎的花,一片一片的,很是好看。

故乡的石头芽虽然很多,但是,小时候家家户户日子过得都很艰难,采石头芽的人也多,它生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采摘的速度。这时候,人们就会蜂拥到后山去采。后山生产队地多,一层一层的梯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梯田里除了种玉米、土豆、红薯等农作物外,还会套种一些白菜。后山人有白菜吃,就不屑于采石头芽。而每层梯田的地堰上都长满了石头芽。这种在我们眼里是救命食物的野菜,在后山人眼里,却是除之不尽的杂草。所以,当我们蜂拥而至时,他们也乐得接受。

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和哥哥一人拿一个布袋,去后山采石头芽。此时,风和草

碧,花鸟宜人。山坡上除了庄稼,还有粉红色的山桃花、雪白的棠梨花、黄灿灿的连翘花等,一大片一大片的,很壮观。自然引来蜂儿嗡嗡,蝶儿翩翩。我们高兴坏了,丢掉布袋,一会儿去追蝴蝶,一会儿去折桃花,仰或是编花环,忙得不亦乐乎。等疯够了,才发现天快黑了,而布袋却空空如也。这时,看到梯田里的白菜绿莹莹的,长势喜人,就一人拔了几棵塞到布袋里,背回了家。

这下可闯了大祸。当天晚上,我和哥哥一人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鞋底。这还不算,第二天,母亲又押着我俩,背着菜去后山给人家道歉。几经周折,终于打听了,原来,我们拔的菜是后山一个远房亲戚的。亲戚知道后,把母亲埋怨了一顿,说:“不就是几棵菜吗,我以为是多大的事情,至于这样吗?看你俩孩

子吓得……”

母亲说:“这不单是几棵菜的事情。常言说‘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现在小年纪就这样,长大了还得了?”

最后,母亲逼着我和哥哥向亲戚赔礼道歉这才作罢。临走时,亲戚跑到地里,给我们拔了满满一布袋白菜,让背回家吃。到了秋种的时候,作为回报,母亲又让我和哥哥给亲戚送去了二十斤麦种。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再也不用吃石头芽充饥了。但是,每当看到崖畔沟渠边那一丛水灵灵的、长势喜人的石头芽,我就想起了母亲,以及小时候“偷”菜的糗事。而母亲的教诲,就像一盏明灯,每每刻都释放出耀眼的光,照亮我的人生之路,让我在路上永不迷失……